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端昭學兼翰林侍讀學士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高臺福宮上柱

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齊紀一 起曆維協治盡昭 陽大淵獻凡五年

太祖高皇帝

建元元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嶷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王延之為江州刺史安南長史蕭子良為督會稽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初沈攸之欲聚眾開民相告士民坐執役者甚眾嶷至鎮一日罷遣三千餘人府州儀物務



通鑑卷之三十五  
存儉約輕刑薄斂所部大悅 辛亥以竟陵世子贖  
爲尚書僕射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太  
傅道成以謝朓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  
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  
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  
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  
不悅甲寅以朓爲侍中更以王儉爲左長史 丙辰  
以給事黃門侍郎蕭長懋爲雍州刺史 二月丙子  
邵陵殤王友卒 辛巳魏太皇太后及魏主如代郡  
溫泉 甲午詔申前命命太傅贊拜不名 巳亥魏

太皇太后及魏主如西宮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甲辰以太傅爲相國摠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加九  
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乙巳詔  
齊國官爵禮儀竝倣天朝丙午以世子贖領南豫州  
刺史 楊運長去宣城郡還家齊公遣人殺之凌源  
令潘智與運長厚善臨川王綽義慶之孫也綽遣腹  
心陳讚說智曰君先帝舊人身是宗室近屬如此形  
勢豈得久全若招合內外計多有從者臺城內人常  
有此心正苦無人建意耳智即以告齊公庚戌誅綽  
兄弟及其黨與 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



通鑑卷一百三十五  
頭爲世子宮一如東宮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  
丞相故事求爲齊官齊公不許以王儉爲齊尚書右  
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夏四月壬申朔進齊公  
爵爲王增封十郡甲戌武陵王贊卒非疾也丙戌加  
齊王殊禮進世子爲太子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于  
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  
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  
則啓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  
敬則曰出居別宮尊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  
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

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  
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  
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  
卧傳詔懼使朓稱疾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道  
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爲侍中  
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  
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華之  
從父弟也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獺尾慟哭曰  
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乃復  
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兼太保褚淵



通鑑卷之三十五  
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辭讓未受淵從弟  
前成安太守炤謂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  
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炤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  
與一家亦復何謂甲午王即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  
赦改元奉宋順帝爲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  
宮丹陽置兵守衛之宋神主遷汝陰廟諸王皆降爲  
公自非宣力齊室餘皆除國獨置南康華容萍鄉三  
國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之後除國者凡百二十  
人二臺官僚依任攝職名號不同負限盈長者別更  
詳議以褚淵爲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

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  
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  
昌乃復有期願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河東裴顛  
上表數帝過惡掛冠徑去帝怒殺之太子躋請殺謝  
朏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  
廢于家帝問爲政於前撫軍行參軍沛國劉瓛對曰  
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  
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  
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丙申  
魏主如崞山 丁酉以太子詹事張緒爲中書令齊



通鑑卷三百三十五  
國左衛將軍陳顯達爲中護軍右衛將軍李安民爲  
中領軍緒岱之兄子也 戊戌以荊州刺史焜爲尚  
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南兖州  
刺史映爲荊州刺史 帝命群臣各言得失淮南宣  
城二郡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  
政細制以崇簡易又以爲交州險遠宋末政苛遂至  
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且彼土所出唯有珠  
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給事黃  
門郎清河崔祖思亦上言以爲人不學則不知道此  
悖逆禍亂所由生也今無負之官空受祿力彫耗民  
財宜開文武二學課臺府州國限外之人各從所樂  
依方習業若有廢惰者遣還故郡經藝優殊者待以  
不次又今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群下猶安習侈靡宜  
褒進朝士之約素清修者貶退其驕奢荒淫者則風  
俗可移矣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  
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  
午競作威福營私納賂公私勞擾會稽太守聞喜公  
子良上表極陳其弊以爲臺有求須但明下詔敕爲  
之期會則人思自竭若有稽違自依糾坐之科今雖  
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辦徒相疑憤反更淹懈宜悉



停臺使負外散騎郎劉思効上言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彫弊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小民嗷嗷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陛下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上皆加褒賞或以表付外使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己亥詔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湖魏主還平城魏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長安鎮將陳提等皆坐貪殘不法洛侯目辰伏誅提徙邊又詔以候官千數重罪受賕不列輕罪吹毛發舉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使防邏街術執誼鬪者而已

自是吏民始得安業自泰始以來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屯聚建康李安民上表以爲自非淮北常備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從之五月辛亥詔斷衆募壬子上賞佐命之功褚淵王儉等進爵增戶各有差處士何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國家點尚之之孫也淵母宋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主又尚巴西公主儉母武康公主又尚陽羨公主故點云然己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而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辛酉殺宋



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前豫州刺史劉澄之  
遵考之子也與褚淵善淵爲之固請曰澄之兄弟不  
武且於劉宗又踈故遵考之族獨得免 丙寅追尊

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后 丁卯封皇子  
鈞爲衡陽王 上謂兗州刺史垣崇祖曰吾新得天

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爲辭侵犯邊鄙壽陽當虜之衝  
非卿無以制此虜也乃徙崇祖爲豫州刺史 六月

丙子誅游擊將軍姚道和以其貳於沈攸之也 甲  
子立王太子贖爲皇太子皇子疑爲豫章王映爲臨

川王晃爲長沙王畢爲武陵王暘爲安成王鏘爲鄱  
陽王鏐爲桂陽王鑑爲廣陵王皇孫長懋爲南郡王

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 帝以建康居民外雜  
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右僕射王儉諫曰京師

之地四方輻湊必也持符於事旣煩理成不曠謝安  
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乃止 初交州刺史李長

仁卒從弟叔獻代領州事以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  
於宋宋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州刺史以叔獻爲煥

寧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旣得朝命人情  
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秋七月丁

未詔曰交趾比景獨隔書朔斯乃前運方季因迷遂



往宜曲赦交州即以叔獻爲刺史撫安南土 魏葭  
蘆鎮主楊廣香請降丙辰以廣香爲沙州刺史 八  
月乙亥魏主如方山丁丑還宮 上聞魏將入寇九  
月乙巳復以豫章王嶷爲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如故  
以臨川王映爲揚州刺史 丙午以司空褚淵領尚  
書令 壬子魏以侍中司徒東陽王丕爲太尉侍中  
尚書右僕射陳建爲司徒侍中尚書代人苟頽爲司  
空 己未魏安樂厲王長樂謀反賜死 庚申魏隴  
西宣王源賀卒 冬十月己巳朔魏大赦 癸未汝  
陰太妃王氏卒謚曰宋恭皇后 初晉壽民李烏奴

與白水氏楊成等寇梁州刺史范柏年說降烏  
奴擊成等破之及沈攸之事起柏年遣兵出魏興聲  
云入援實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詔柏  
年與烏奴俱下烏奴勸柏年不受代柏年計未決玄  
邈已至柏年乃留烏奴於漢中還至魏興盤桓不進  
左衛率豫章胡諧之嘗就柏年求馬柏年曰馬非狗  
也安能應無已之求待使者甚薄使者還語諧之曰  
柏年云胡諧之何物狗所求無厭諧之恨之諧於上  
曰柏年恃險聚衆欲專據一州上使雍州刺史南郡  
王長懋誘柏年啓爲府長史柏年至襄陽上欲不問



諧之曰見虎格得而縱上山乎甲午賜柏年死李烏  
奴叛入氏依楊文弘引氏兵千餘人寇梁州陷白馬  
戍王玄邈使人詐降誘烏奴烏奴輕兵襲州城玄邈  
伏兵邀擊大破之烏奴挺身復走入氏初玄邈爲青  
州刺史上在淮陰爲宋太宗所疑欲北附魏遣書結  
玄邈玄邈長史清河房叔安曰將軍居方州之重無  
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而死耳不敢隨將  
軍也玄邈乃不荅上書及罷州還至淮陰嚴軍直過至建  
康啓太宗稱上有異志及上爲驃騎引爲司馬玄邈甚懼  
而上待之如初及破烏奴上曰玄邈果不負吾意遇也叔

安爲寧蜀太守上賞其忠正欲用爲梁州會病卒

十一月辛亥立皇太子妃裴氏 癸丑魏遣假梁郡

王嘉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琛督三將出廣陵河東

公薛虎子督三將出壽陽奉丹陽王劉昶入寇許昶

以克復舊業世昨江南稱藩于魏蠻酋相誕請爲前

驅以誕爲南征西道大都督義陽民謝天蓋自稱司

州刺史欲以州附魏魏樂陵鎮將韋珍引兵渡淮應

接豫章王焜遣中兵參軍蕭惠朗將二千人助司州

刺史蕭景先討天蓋韋珍略七千餘戶而去景先上

之從子也南兖州刺史王敬則聞魏將濟淮委鎮還



通鑑卷之三十五  
九  
建康士民驚散既而魏竟不至上以其功臣不問上  
之輔宋也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柔然約與共攻魏  
洪範自蜀出吐谷渾歷西域乃得達至是柔然十餘  
萬騎寇魏至塞上而還 是歲魏詔中書監高允議  
定律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  
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  
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則備几杖問以政治  
契丹莫賀弗勿干帥部落萬餘口入附于魏居白  
狼水東

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大赦 以司空褚淵為司徒尚

書右僕射王儉為左僕射淵不受 辛丑上祀南郊

魏隴西公琛等攻拔馬頭戍殺太守劉從乙卯詔  
內外纂嚴發兵拒魏徵南郡王長懋為中軍將軍鎮

石頭 魏廣川莊王略卒 魏師攻鍾離徐州刺史

崔文仲擊破之文仲遣軍主崔孝伯渡淮攻魏荏眉  
戍主龍得侯等殺之文仲祖思之族人也群蠻依阻  
山谷連帶荆湘雍郢司五州之境聞魏師入寇官盡  
發民丁南襄城蠻秦遠乘虛寇潼陽殺縣令司州蠻  
引魏兵寇平昌平昌戍主苟元賓擊破之北上黃蠻  
文勉德寇汶陽汶陽太守戴元賓棄城奔江陵豫章



王凝遣中兵參軍劉伋緒將千人討之至當陽勉德請降秦遠遁去魏將薛道標引兵趣壽陽上使齊郡太守劉懷慰作冠軍將軍薛淵書以招道標魏人聞之召道標還使梁郡王嘉代之懷慰乘民之子也二月丁卯朔嘉與劉昶寇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讎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狸入寇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

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尸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著白沙帽肩輿上城晡時決堰下水魏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謝天蓋部曲殺天蓋以降 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上詔黃門郎會稽虞玩之等更加檢定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巧僞日甚何以整革玩之上表以爲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



書籍躬加隱校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令長愚謂  
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  
而不返依制必裁若有虛昧州縣同科上從之 上  
以羣蠻數爲叛亂分荆益置巴州以鎮之壬申以三  
巴校尉明慧昭爲巴州刺史領巴東太守是時齊之  
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十縣千四百八十五  
乙酉崔文仲遣軍主陳靖拔魏竹邑殺戍主白仲都  
崔叔延破魏睢陵殺淮陽太守梁惡 三月丁酉朔  
以侍中西昌侯鸞爲郢州刺史鸞帝兄始安貞王道  
生之子也早孤爲帝所養恩過諸子 魏劉昶以雨

水方降表請還師魏人許之丙午遣車騎大將軍馮  
熙將兵迎之 夏四月辛巳魏主如白登山五月丙  
申朔如火山壬寅還平城 自晉以來建康宮之外  
城唯設竹籬而有六門會有發白虎樽者言白門三  
重關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命改立都牆 李烏奴  
數乘間出寇梁州豫章王嶷遣中兵參軍王圖南將  
益州兵從劔閣掩擊之梁南秦二州刺史崔慧景發  
梁州兵屯白馬與圖南覆背擊烏奴大破烏奴走保  
武興慧景祖思之族人也 秋七月辛亥魏主如火  
山 戊午皇太子穆妃裴氏卒詔南郡王長懋移鎮



西州 角城戍主舉城降魏秋八月丁酉魏遣徐州  
刺史梁郡王嘉迎之又遣平南將軍郎大檀等三將  
出胸城將軍白吐頭等二將出海西將軍元泰等二  
將出連口將軍封延等三將出角城鎮南將軍賀羅  
出下蔡同入寇 甲辰魏主如方山戊申遊武州山  
石窟寺庚戌還平城 崔慧景遣長史裴叔保攻李  
烏奴於武興爲氏王楊文弘所敗 九月甲午朔日  
有食之 丙午柔然遣使來聘 汝南太守常元真  
龍驤將軍胡苟降於魏 閏月辛巳遣領軍李安  
民循行清泗諸戍以備魏 魏梁郡王嘉帥衆十萬

圍胸山胸山戍主玄元度嬰城固守青冀二州刺史  
范陽盧紹之遣子奐將兵助之庚寅元度大破魏師  
臺遣軍主崔靈建等將萬餘人自淮入海夜至各舉  
兩炬魏師望見遁去 冬十月王儉固請解選職許  
之加儉侍中以太子詹事何戢領選上以戢資重欲  
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  
旣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驍游  
亦爲不少乃以戢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 甲辰  
以沙州刺史楊廣香爲西秦州刺史又以其子炆爲  
武都太守 丁未魏以昌黎王馮熙爲西道都督與



征南將軍桓誕出義陽鎮南將軍賀羅出鍾離入寇  
淮北泗州民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上多遣間諜  
誘之於是徐州民桓標之兗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蠶  
起爲寇盜聚衆保伍固推司馬朗之爲主魏遣淮陽  
王尉元平南將軍薛虎子等討之 十一月戊寅丹  
楊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爲救  
疾實行寬暴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因病  
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  
後處治上從之 戊子以楊難當之孫後起爲北秦  
州刺史武都王鎮武興 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淵

爲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從側過  
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  
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祥穆之之孫也祥好  
文學而性韻剛踈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聞坐  
徙廣州而卒太子宴朝臣於玄圃右衛率沈文季與  
褚淵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  
面目見宋明帝太子笑曰沈率醉矣 壬子以豫章  
王嶷爲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以臨川王映爲都督  
荆雍等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是歲魏尚書令王  
叡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以



中書侍郎鄭羲為侍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  
叡妻丁氏為妃

三年春正月封皇子鋒為江夏王 魏人寇淮陽圍  
軍主成買於甬城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為都督與  
軍主周盤龍等救之魏人緣淮大掠江北民皆驚走  
渡江成買力戰而死盤龍之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  
深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或告盤龍云奉叔  
已沒盤龍馳馬奮稍直突魏陳所向披靡奉叔已出  
復入求盤龍父子兩騎縈擾魏數萬之衆莫敢當者  
魏師遂敗殺傷萬計魏師退李安民等引兵追之戰

於孫溪渚又破之 己卯魏主南巡司空苟頽留守

丁亥魏主至中山 二月辛卯朔魏大赦 丁酉游

擊將軍桓康復敗魏師於淮陽進攻樊諧城拔之

魏主自中山如信都癸卯復如中山庚戌還至肆州  
沙門法秀以妖術惑衆謀作亂於平城苟頽帥禁兵  
收掩悉擒之魏主還平城有司囚法秀加以籠頭鐵  
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骨祝之曰若果有神當令  
穿肉不入遂穿以徇三日乃死議者或欲盡殺道人  
馮太后不可乃止垣崇祖之敗魏師也恐魏復寇淮  
北乃徙下蔡戍於淮東既而魏師果至欲攻下蔡聞



其內徙欲夷其故城巳酉崇祖引兵渡淮擊魏大破之殺獲千計 晉宋之際荊州刺史多不領南蠻校尉別以重人居之豫章王疑爲荆湘二州刺史領南蠻疑罷更以待中王奐爲之奐固辭曰西土戎燼之後夷毀難復今復割撤太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助疆語實交能相弊且資力旣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竊以爲國計非允癸丑罷南蠻校尉官

三月辛酉朔魏主如肆州巳巳還平城 魏法秀之亂事連蘭臺御史張求等百餘人皆以反法當族尚書令王叡請誅首惡宥其餘黨乃詔應誅五族者降

爲三族三族者門誅門誅止其身所免千餘人 夏

四月巳亥魏主如方山馮太后樂其山川曰它日必葬我於是不必祔山陵也乃爲太后作壽陵又建永固石室於山上欲以爲廟 桓標之等有衆數萬寨

險求援庚子詔李安民督諸將往迎之又使兗州刺史周山圖自淮入清倍道應接淮北民桓磊魄破魏師於抱犢固李安民赴救遲留標之等皆爲魏所滅餘茲得南歸者尚數千家魏人亦掠三萬餘口歸平

城 魏任城康王雲卒 五月壬戌鄧至王像舒遣使入貢于魏鄧至者羌之別種國於宕昌之南六月



壬子大赦 甲辰魏中山宣王王叡卒叡疾病太皇太后魏主屢至其家視疾及卒贈太宰立廟於平城南文士為叡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及葬自稱親姻義舊縗經哭送者千餘人魏主以叡子中散大夫襲代叡為尚書令領吏部曹 戊午魏封皇叔簡為齊郡王猛為安豐王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上使後軍參軍車僧朗使於魏甲子僧朗至平城魏主問曰齊輔宋日淺何故遽登大位對曰虞夏登庸身陟元后魏晉匡輔貽厥子孫時宜各異耳 辛酉柔然別帥他稽帥眾降魏 楊文弘遣使請降詔復以為北秦州刺史先是楊廣香卒其眾半奔文弘半奔梁州文弘遣楊後起進據白水上雖授以官爵而陰勅晉壽太守楊公則使伺便圖之 宋昇明中遣使者殷靈誕荀昭先如魏聞上受禪靈誕謂魏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劉昶入寇靈誕請為昶司馬不許九月庚午魏閱武於南郊因宴群臣置車僧朗於靈誕下僧朗不肯就席曰靈誕昔為宋使今為齊民乞魏主以禮見處靈誕遂與相忿詈劉昶賂宋降人解奉君於會刺殺僧朗魏人收奉君誅之厚送僧朗之喪放靈誕等南



歸及世祖即位昭先具以靈誕之語啓聞靈誕坐下  
獄死 辛未柔然主遣使來聘與上書謂上爲足下  
自稱曰吾遺上師子皮袴褶約共伐魏 魏尉元薛  
虎子克五固斬司馬朗之東南諸州皆平尉元入爲  
侍中都曹尚書薛虎子爲彭城鎮將遷徐州刺史時  
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虎子上表以爲國家  
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  
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  
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通  
流足以溉灌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  
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  
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斲時之耕足充數  
載之食於後兵資皆貯公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  
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魏人從之虎子爲政有  
惠愛兵民懷之會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以  
賊汙爲虎子所案各遣子上書告虎子與江南通魏  
主曰虎子必不然推按果虛詔安攀皆賜死二子各  
鞭二百 吐谷渾王拾寅卒世子度易侯立冬十月  
戊子朔以度易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魏  
中書令高閭等更定新律成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



之誅十有六大辟二百三十五雜刑三百七十七

初高昌王闕伯周卒子義成立是歲其從兄首歸殺義成自立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以敦煌張明爲高昌王國人殺明立馬儒爲王

四年春正月壬戌詔置學生二百人以中書令張緒爲國子祭酒 甲戌魏大赦 三月庚申上召司徒褚淵尚書左僕射王儉受遺詔輔太子壬戌殂于臨光殿太子即位大赦高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勅中書曰留此正是興長病源即命擊碎仍按檢有何異物皆隨此例每日使我

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乙丑以褚淵錄

尚書事王儉爲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開府儀同三司丁卯以前將軍王奐爲尚書左僕射庚午以豫章王嶷爲太尉 庚辰魏主臨虎圈詔曰虎狼

猛暴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旣無所益損費良多從今勿復捕貢 夏四月庚寅上大行謚曰高皇帝廟號

太祖丙午葬秦安陵 辛卯進尊穆妃爲皇后六月

甲申朔立南郡王長懋爲皇太子丙申立太子妃王氏妃琅邪人也封皇子聞喜公子良爲竟陵王臨汝公子卿爲廬陵王應城公子敬爲安陸王江陵公子



懋爲晉安王枝江公子隆爲隨郡王子真爲建安王  
皇孫昭業爲南郡王 司徒褚淵寢疾自表遜位世  
祖不許淵固請懇切癸卯以淵爲司空領驃騎將軍  
侍中錄尚書如故 秋七月魏發州郡五萬人治靈  
丘道 吏部尚書濟陽江謐性諂躁太祖殂謐恨不  
豫顧命上即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誹謗會上不  
豫謐詣豫章王嶷請問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  
公今欲作何計上知之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謐前後  
罪惡庚寅賜謐死 癸卯南康文簡公褚淵卒世子  
侍中賁耻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秦屏

居墓下終身 九月丁巳以國哀罷國子學 氏王

楊文弘卒諸子皆幼乃以兄子後起爲嗣九月辛酉  
魏以後起爲武都王文弘子集始爲白水太守旣而  
集始自立爲王後起擊破之 魏以荊州巴氏擾亂  
以鎮西大將軍李崇爲荊州刺史崇顯祖之舅子也  
將之鎮敕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  
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  
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魏朝從之崇遂輕將數十騎  
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  
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



通鑑卷百三十五  
和無復烽燧之警久之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  
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  
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  
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  
自崇始也 辛未以征南將軍王僧虔爲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右僕射王奐爲湘州刺史  
宋故建平王景素主簿何昌寓記室王摛及所舉  
秀才劉璉前後上書陳景素德美爲之訟寃冬十月  
辛丑詔聽以士禮還葬舊塋璉璉之弟也 十一月  
魏高祖將親祀七廟命有司具儀取法依古制備牲牢  
器服及樂章自是四時常祀皆親之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改元 詔以  
邊境寧晏治民之官普復田秩 以太尉豫章王嶷  
領太子太傅疑不參朝務而嘗密獻謀畫上多從之  
壬戌立皇弟銳爲南平王鏗爲宜都王皇子子明  
爲武昌王子罕爲南海王 二月辛巳以征虜將軍  
楊炅爲沙州刺史陰平王 辛丑以宕昌王梁彌機  
爲河梁二州刺史鄧至王像舒爲西涼州刺史 宋  
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爲斷謂之小滿



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癸丑詔自今  
一以小滿爲限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上曰應天  
以實不以文我克已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我禳  
之何益 夏四月壬午詔袁粲劉秉沈攸之雖末節  
不終而始誠可錄皆命以禮改葬 上之爲太子也  
自以年長與太祖同創大業朝事大小率皆專斷多  
違制度信任左右張景真景真驕侈被服什物僭擬  
乘輿內外畏之莫敢言者司空諮議荀伯玉素爲太  
祖所親厚歎曰太子所爲官終不知豈得畏死蔽官  
耳目我不啓聞誰當啓者因太子拜陵密以啓太祖

太祖怒命檢校東宮太子拜陵還至方山晚將泊舟  
豫章王嶷自東府乘飛鷲東迎太子告以上怒之意  
太子夜歸入宮太祖亦停門齋待之明日太祖使南  
郡王長懋聞喜公子良宣敕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  
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太子憂懼稱疾月餘太祖  
怒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太祖曰官  
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  
解釋之太祖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裝束往東宮又  
敕太官設饌呼左右索輿太祖了無動意敬則索衣  
被太祖仍牽強登輿太祖不得已至東宮召諸王宴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於玄圃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  
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長懋行酒太子及豫章王嶷  
王敬則自捧酒饌至暮盡醉乃還太祖嘉伯玉忠盡  
愈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權動朝右遭母憂去  
宅二里許冠蓋已塞路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弔  
之自旦至暮始得前比出飢乏氣息惙然憤悒形於  
聲貌明日言於太祖曰臣等所見二宮門庭比荀伯  
玉宅可張雀羅矣晏敬弘之從子也驍騎將軍陳胤  
叔先亦白景真及太子得失而語太子皆云伯玉以  
聞太子由是深怨伯玉太祖陰有以豫章王嶷代太

子之意而疑事太子愈謹故太子友愛不衰豫州刺  
史垣崇祖不親附太子會崇祖破魏兵太祖召還朝  
與之密謀太子疑之曲加禮待謂曰世間流言我已  
豁懷自今以富貴相付崇祖拜謝會太祖復遣荀伯  
玉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太子以爲不盡  
誠益銜之太祖臨終指伯玉以屬太子上即位崇祖  
累遷五兵尚書伯玉累遷散騎常侍伯玉內懷憂懼  
上以伯玉與崇祖善恐其爲變加意撫之丁亥下詔  
誣崇祖招結江北荒人欲與伯玉作亂皆收殺之  
庚子魏主如崢山壬寅還宮 閏月癸丑魏主後宮



平涼林氏生子恂大赦文明太后以恂當爲太子賜  
林氏死自撫養恂 五月戊寅朔魏主如武州山石  
窟佛寺 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爲南陽太守  
其妻尚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爲雍州夢一胛熱爲開  
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嘗謂所親曰吾妻復夢  
舉體熱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上聞而惡之  
垣崇祖死敬兒內自疑會有人告敬兒遣人至蠻中  
貨易上疑其有異志會上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朝臣  
皆預於坐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丁  
酉殺敬兒并其四子敬兒弟恭兒常慮爲兄禍所及

居於冠軍未嘗出襄陽村落深阻牆垣重複敬兒每  
遣信輒上馬屬鞬然後見之敬兒敗問至席卷入蠻  
後自出上怒之敬兒女爲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子  
婦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  
越尹欲何計安民具啓之上素惡超宗輕慢使兼御  
史中丞袁彖奏彈超宗丁巳收付廷尉徙越雋於道  
賜死以彖語不刻切又使左丞王遂之奏彈彖輕文  
略奏撓法容非彖坐免官禁錮十年超宗靈運之孫  
彖顛之弟子也 秋七月丁丑魏主及太后如神淵  
池甲申如方山 魏使假負外散騎常侍頓丘李彪



來聘 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累年不拜上乃許之戊戌加僧虔特進儉作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碁旣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八月庚申驍騎將

軍王洪範自柔然還經塗三萬餘里 冬十月丙寅遣驍騎將軍劉纘聘於魏魏主客令李安世主之魏人出內藏之寶使賈人鬻之於市纘曰魏金玉大賤當由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故賤同瓦礫纘初欲多市聞其言內慙而止纘屢奉使至魏馮太后遂私幸之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癸丑魏始禁同姓爲婚 王儉進號衛將軍參掌選事 是歲省巴州 魏秦州刺史于洛侯性殘酷刑人或斷腕拔舌分懸四體合州驚駭州民王元壽等一時俱反有司劾奏之魏主遣使至州於洛侯常刑人處宣



告吏民然後斬之齊州刺史韓麒麟爲政尚寬從事  
劉普慶說麒麟曰公杖節方夏而無所誅斬何以示  
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  
不犯法又何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  
應之普慶慚懼而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齊紀二

起闕逢困敦盡屠  
維大荒落凡六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永明二年春正月乙亥以後將軍柳世隆爲尚書右  
僕射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  
西州子良少有清尚傾意賓客才雋之士皆遊集其  
門開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記室參軍范雲蕭  
琛樂安任昉法曹參軍王融衛軍東閣祭酒蕭衍鎮  
西功曹謝朓步兵校尉沈約揚州秀才吳郡陸倕竝  
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友法曹參軍柳惲太學博



士王僧孺南徐州秀才濟陽江革尚書殿中郎范縝  
會稽孔休源亦預焉琛惠開之從子惲元景之從孫  
融僧達之孫衍順之之子眺述之孫約璞之子僧孺  
雅之曾孫縝雲之從兄也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  
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爲衆僧賦食行  
水世頗以爲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  
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  
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闢籬牆落糞溷之  
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  
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

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  
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  
朝野誼譁難之終不能屈太原王琰著論譏縝曰嗚  
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以杜縝後對縝  
對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  
從之子良使王融謂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  
郎而故乖刺爲此論甚可惜也宜急毀棄之縝大笑  
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今僕矣何但中書郎邪蕭  
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異之曰蕭郎出三  
十貴不可言 壬寅以柳世隆爲尚書左僕射丹陽



通鑑卷之三十一  
尹李安民爲右僕射王儉領丹陽尹 夏四月甲寅  
魏主如方山戊午還宮庚申如鴻池丁卯還宮 五  
月甲申魏遣負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六月壬  
寅朔中書舍人吳興茹法亮封望蔡男時中書舍人  
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臨海呂文顯等  
爲之旣摠重權勢傾朝廷守宰數遷換去來四方餉  
遺歲數百萬法亮嘗於衆中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  
一戶中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後因天文有變王儉  
極言文顯等專權徇私上天見異禍由四戶上手詔  
酬答而不能改也 魏舊制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

一斤穀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  
外之費所調各隨土之所出丁卯詔曰置官班祿行  
之尚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朕憲章舊典始班俸  
祿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增調  
外帛二匹祿行之後賦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爲  
更始其大赦天下 秋七月甲申立皇子子倫爲巴  
陵王 乙未魏主如武州山石窟寺 九月魏詔班  
祿以十月爲始季別受之舊律枉法十匹義賦二十  
匹罪死至是義賦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仍分命使  
者糾按守宰之貪者秦益二州刺史恒農李洪之以



通鑑卷三十一  
外戚貴顯爲治貪暴班祿之後洪之首以贓敗魏主命鎖赴平城集百官親臨數之猶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踖賂賂殆絕然吏民犯它罪者魏主率寬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陀奏請依舊斷祿文明太后召群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爲飢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閭又上表以爲北狄悍愚同於禽

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鬪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狄旣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



通鑑卷之三十一  
四  
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冬十月丁巳以南徐州刺史長沙王晃爲中書監初太祖臨終以晃屬帝使處於輦下或近藩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它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誠之舊制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好武飾及罷南徐州私載數百人仗還建康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晃帝亦垂泣由是終無異意然亦不被親寵論者謂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武陵王彞多才藝而踈婢亦無寵於帝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舛帝笑曰肉汙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踈骨肉帝不悅彞輕財好施故無蓄積名後堂山曰首陽蓋怨貧薄也高麗王璉遣使入貢於魏亦入貢於齊時高麗方彊魏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益州大度獠恃險驕恣前後刺史不能制及陳顯達爲刺史遣使責其租賧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況一眼乎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晉氏以來益州刺史皆以名將爲之十一月丁亥帝始



通鑑卷百三十六  
以始興王鑑爲督益寧諸軍事益州刺史徵顯達爲中護軍先是劫帥韓武方聚黨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鑑行至上明武方出降長史虞棕等咸請殺之鑑曰殺之失信且無以勸善乃啓臺而宥之於是巴西蠻夷爲寇暴者皆望風降附鑑時年十四行至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乃停新城遣典籤張曇首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詣鑑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居二日曇首還具言顯達已遷家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鑑喜文學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 乙未魏

貞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是歲詔增豫章王嶷封邑爲四千戶宋元嘉之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羣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服自後此制遂絕上於嶷友愛宮中曲宴聽依元嘉故事嶷固辭不敢唯車駕至其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至於衣服器用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上並不許嶷常慮盛滿求解揚州以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嶷長七尺八寸善修容範文物衛從禮官百僚每出入殿省瞻望者無不肅然 交州刺史李叔獻旣受命而斷割外國貢獻上欲討之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大司農劉楷爲交州刺史發南  
康廬陵始興兵以討叔獻叔獻聞之遣使乞更申數  
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毘上不許叔獻懼爲  
楷所襲間道自湘州還朝 戊寅魏詔曰圖讖之興  
出於三季旣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  
祕緯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覡及委  
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魏馮太后作皇詔十八篇  
癸未大饗群臣于太華殿班皇詔 辛卯上祀南郊  
大赦 詔復立國學經書莫先師用上公禮 二月己  
亥魏制皇子皇孫有封爵者歲祿各有差 辛丑上

祭北郊 三月丙申魏封皇弟禧爲咸陽王幹爲河  
南王羽爲廣陵王雍爲潁川王勰爲始平王詳爲北  
海王文明太后令置學館選師傅以教諸王勰於兄  
弟最賢敏而好學善屬文魏主尤奇愛之 夏四月  
癸丑魏主如方山甲寅還宮 初宋太宗置摠明觀  
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上以國學旣立五月乙未省  
摠明觀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  
摠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自宋世祖好文  
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爲業者儉少好  
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



尚儒術儉撰次朝儀國典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  
憶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八坐丞郎無  
能異者今史諮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儉應接辯析  
傍無留滯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十日一還學監試諸  
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  
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  
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  
可 六月庚戌進河南王度易侯為車騎將軍遣給  
事中吳興丘冠先使河南并送柔然使 辛亥魏主  
如方山丁巳還宮 秋七月癸未魏遣使拜宕昌王

梁彌機兄子彌承為宕昌王初彌機死子彌博立為  
吐谷渾所逼奔仇池仇池鎮將穆亮以彌機事魏素  
厚矜其滅亡彌博凶悖所部惡之彌承為衆所附表  
請納之詔許之亮帥騎三萬軍于龍鵠擊走吐谷渾  
立彌承而還亮崇之曾孫也 戊子魏主如魚池登

青原岡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  
甲子還宮 魏初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而豪  
彊徵歛倍於公賦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飢民流田  
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  
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



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冬十月丁未詔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辛酉魏魏郡王陳建卒

魏貞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十二月乙卯魏以待中淮南王佗爲司徒 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帥衆拒之柔然遁去澄雲之子也氏羌反詔以澄爲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澄至州討叛柔服氏羌皆平 初太祖命黃門郎虞玩之等檢定黃籍上即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既連年不已民愁怨不安外監會稽呂文度啓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民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寓之因以妖術惑衆作亂攻陷富陽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文度與茹法亮呂文顯皆以姦諂有寵於上文



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守虛位而已法亮爲中書  
通事舍人權勢尤盛王儉常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  
及茹公邪 是歲柔然部真可汗卒子豆論立號伏  
名敦可汗改元太平

四年春正月癸亥朔魏高祖朝會始服袞冕 壬午  
柔然寇魏邊 唐寓之攻陷錢唐吳郡諸縣令多棄  
城走寓之稱帝於錢唐立太子置百官遣其將高道  
度等攻陷東陽殺東陽太守蕭崇之崇之太祖族弟  
也又遣其將孫泓寇山陰至浦陽江浹口戍主湯休  
武擊破之上發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擊寓之臺

軍至錢唐寓之衆烏合畏騎兵一戰而潰擒斬寓之  
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頗縱抄掠軍還上聞之丁酉  
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劉明徹免  
官削爵付東冶天福上寵將也旣伏誅內外莫不震  
肅使通事舍人丹楊劉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  
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 閏月癸巳立皇子子  
貞爲邵陵王皇孫昭文爲臨汝公 氏王楊後起卒  
丁未詔以白水太守楊集始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集始文弘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爲白水太守魏亦以  
集始爲武都王集始入朝于魏魏以爲南秦州刺史



辛亥上耕籍田 二月己未立皇弟錄為晉熙王  
鉉為河東王 魏無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  
隱冒三五十家始為一戶內祕書令李冲上言宜準  
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  
彊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  
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  
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此外  
復有雜調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  
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詔百  
官通議中書令鄭義等皆以為不可太尉丕曰臣謂  
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  
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乃遣使者於事為宜冲曰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民徒知立長校  
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  
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群  
臣多言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文  
明太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準苞蔭之戶可出僥  
倖之人可止何為不可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  
戶籍民始皆愁苦豪彊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費十  
餘倍上下安之 三月丙申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



時敕勒叛柔然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漠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中書監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柰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之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初以法服御輦祀南郊 癸酉魏主如靈泉池戊寅還宮 湘州蠻反刺史呂安國有疾不能討丁亥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爲湘州刺史討平之 六月辛酉魏主如

方山 巳卯魏文明太后賜皇子恂名大赦 秋七月戊戌魏主如方山 八月乙亥魏給尚書五等爵巳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 九月辛卯魏作明堂辟雍 冬十一月魏議定民官依戶給俸 十二月柔然寇魏邊 是歲魏改中書學曰國子學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

五年春正月丁亥朔魏主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戊子以豫章王嶷爲大司馬竟陵王子良爲司徒臨川王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竝加開府儀同三司子良啓記室范雲爲郡上曰聞其恒相賣弄



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  
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上歎息謂  
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文惠太子  
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  
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  
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 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  
族與雍司二州蠻相扇動據南陽故城請兵於魏將  
入寇丁酉詔假丹楊尹蕭景先節摠帥步騎直指義  
陽司州諸軍皆受節度又假護軍將軍陳顯達節帥  
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衆軍皆受顯

達節度以討之 魏光祿大夫咸陽文公高允歷事  
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  
甚重之常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仁恕簡靜雖處  
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  
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平青徐悉徙其望  
族於代其人多允之姪媯流離飢寒允傾家賑施咸  
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議者多以初附間之  
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  
允體素無疾至是微有不適猶起居如常數日而卒  
年九十八贈侍中司空贈祿甚厚魏初以來存亡蒙



賚皆莫及也。桓天生引魏兵萬餘人至泚陽，陳顯達遣戴僧靜等與戰於深橋，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保泚陽，僧靜圍之不克而還。荒人胡丘生起兵，懸瓠以應齊。魏人擊破之，丘生來奔。天生又引魏兵寇舞陰，舞陰戍主殷公愨拒擊破之，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創退走。三月丁未，以陳顯達爲雍州刺史，顯達進據武陽城。夏五月壬辰，魏主如靈泉池。癸巳，魏南平王渾卒。甲午，魏主還平城，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總麻服。已上賦役無所與。魏南部尚書公孫邃上谷公張儵帥衆與桓天生復寇舞陰，殷公愨

擊破之。天生還竄荒中，邃表之。孫也。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餓死者多。六月癸未，詔內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裋服；工商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



吉凶之禮備爲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  
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  
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  
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  
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  
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秋七月己丑詔有司  
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  
過給糧廩所至三長贍養之 柔然伏名敦可汗殘  
暴其臣侯醫聖石洛候數諫止之且勸其與魏和親  
伏名敦怒族誅之由是部衆離心八月柔然寇魏邊

魏以尚書陸叡爲都督擊柔然大破之叡麗之子也  
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名敦  
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  
奇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自立爲王國人號曰候  
婁匄勒夏言天子也號窮奇曰候倍夏言太子也二  
人甚親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居南伏名  
敦追擊之屢爲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走 九月  
辛未魏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官人不執機杼者冬  
十月丁未又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  
之無禁是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



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鈐十分之八  
外府衣物繒布絲纈非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賚百  
司下至工商阜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  
瘡皆有差 魏祕書令高祐丞李彪奏請改國書編  
年爲紀傳表志魏主從之祐允之從祖弟也十二月  
詔彪與著作郎崔光改修國書光道固之從孫也魏  
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  
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况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  
有方止之易矣祐又上疏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  
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  
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勲舊之臣雖年  
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  
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善  
之祐出爲西兗州刺史鎮滑臺以郡國雖有學縣黨  
亦宜有之乃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六年春正月乙未魏詔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  
更無成人子孫旁無耆親者具狀以聞 初皇子右  
衛將軍子響出繼豫章王嶷嶷後有子表留爲世子  
子響每入朝以車服異於諸王每奉擊車壁上聞之  
詔車服與皇子同於是有人奏子響宜還本三月已



亥立子譽爲巴東王 角城戍將張蒲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潛納魏兵戍主皇甫仲賢覺之帥衆拒戰於門中僅能却之魏步騎三千餘人已至塹外淮陰軍主王僧慶等引兵救之魏人乃退夏四月桓天生復引魏兵出據隔城詔游擊將軍下邳曹虎督諸軍討之輔國將軍朱公恩將兵踰伏遇天生遊軍與戰破之遂進圍隔城天生引魏兵步騎萬餘人來戰虎奮擊大破之俘斬二千餘人明日攻拔隔城斬其襄城太守帛烏祝復俘斬二千餘人天生棄平氏城走 陳顯達侵魏甲寅魏遣豫州刺史拓跋斤將兵

拒之 甲子魏大赦 乙丑魏主如靈泉池丁卯如

方山己巳還宮 魏築城於醴陽陳顯達攻拔之進

攻泚陽城中將士皆欲出戰鎮將韋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與爭且共堅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後擊之乃憑城拒戰旬有二日珍夜開門掩擊顯達還 五月

甲午以宕昌王梁彌承爲河涼二州刺史 秋七月

己丑魏主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亥還宮 九月壬

寅上如琅邪城講武 癸卯魏淮南靖王佗卒魏主

方享宗廟始薦聞之爲廢祭臨視哀慟 冬十月庚

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時令 閏月辛酉以尚書僕



射王奐爲領軍將軍 辛未魏主如靈泉池癸酉還宮 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帥衆三千以城附魏 上以中外穀帛至賤用尚書右丞江夏李珪之議出上庫錢五十萬及出諸州錢皆令糴買 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見日可增倍并浦陽南北津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成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上以其事下會稽會稽行事吳郡顧憲之議以爲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蹴以取稅也乃

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或禁遏佗道或空稅江行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甚去之從豐良由飢棘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必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徃効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



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上納之而止 魏主訪群臣以安民之術祕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爲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爲之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冢嗣之善惡冢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文成皇帝嘗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旣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臣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又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去歲京師不

稔移民就豐旣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餽口千里之外哉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矣又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又父子兄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乃君上之厚恩至於憂懼相連



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慙之色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衣冠不變華飾骨肉之恩豈當然也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所恥矣又朝臣遭親喪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綬同慶賜之燕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凡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職業有曠者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

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旅之警墨縗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魏主皆從之由是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而民不困窮魏遣兵擊百濟爲百濟所敗

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魏主祀南郊始

備大駕壬戌臨川獻王映卒初上爲鎮西長史

主簿王晏以傾諂爲上所親自是常在上府上爲太子晏爲中庶子上之得罪於太祖也晏稱疾自踈及即位爲丹陽尹意任如舊朝夕進見議論朝事自豫章王嶷及王儉皆降意接之二月壬寅出爲江州刺史晏不願外出復留爲吏部尚書三月甲寅立皇



子子岳爲臨賀王子峻爲廣漢王子琳爲宣城王子珉爲義安王 夏四月丁丑魏主詔曰升樓散物以賚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有傷毀今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老疾貧獨者 丁亥魏主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丑還宮 上優禮南昌文憲公王儉詔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猶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固求解選詔改中書監參掌選事五月乙巳儉卒王晏旣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禮官欲依王導謚儉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親人曰

平頭憲事已行矣徐湛之之死也其孫孝嗣在孕得免八歲襲爵枝江縣公尚宋康樂公主及上即位孝嗣爲御史中丞風儀端簡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上嘗問儉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儉卒孝嗣時爲吳興太守徵爲五兵尚書 庚戌魏主祭方澤 上欲用領軍王奐爲尚書令以問王晏晏與奐不相能對曰柳世隆有勲望恐不宜在奐後甲子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爲尚書令王奐爲左僕射 六月丁亥上如琅邪城 魏懷朔鎮將汝陰靈王天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南



安惠王楨皆坐賊當死馮太后及魏主臨皇信堂引見王公太后令曰卿等以爲當存親以毀令邪當滅親以明法邪群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宜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乃下詔稱二王所犯難恕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懷之恩且南安王事母孝謹聞於中外並特免死削奪官爵禁錮終身初魏朝聞楨貪暴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賂爲之隱事覺文祖亦抵罪馮太后謂群臣曰文祖前自謂廉今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魏主曰古有待放之臣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宰官中

散慕容契進曰小人之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惡矣何必求退遷宰官令契白曜之弟子也 秋七月丙寅魏主如靈泉池

魏主使群臣議久與齊絕今欲通使何如尚書游明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深入彼境皆直在蕭贖今復遣使不亦可乎魏主從之八月乙亥遣兼貲外散騎常侍邢產等來聘 九月魏出宮人以賜北鎮人貧無妻者 冬十一月己未魏安豐匡王猛卒 十二月丙子魏河東王苟頽卒 平南參軍顏



幼明等聘於魏 魏以尚書令尉元爲司徒左僕射  
穆亮爲司空 豫章王疑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  
是歲啓求還第上令其世子子廉代鎮東府 太子  
詹事張緒領揚州中正長沙王晃屬用吳興聞人邕  
爲州議曹緒不許晃使書佐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  
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 侍中江敷爲都官尚書中  
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上容表有士風請於上曰臣  
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昭  
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  
由江敷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  
登榻坐定敷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  
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敷湛之孫淪拙之  
弟也 柔然別帥叱呂勤帥衆降魏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齊紀三

起上章敦并盡玄  
默流灘凡三年

世祖武皇帝中

永明八年春正月詔放隔城俘二千餘人還魏 乙

丑魏主如方山二月辛未如靈泉壬申還宮 地豆

干頻寇魏邊夏四月甲戌魏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願

擊走之願新城之子也 甲午魏遣兼貞外散騎常

侍邢產等來聘 五月己酉庫莫奚寇魏邊安州都

將樓龍兒擊走之 秋七月辛丑以會稽太守安陸

侯緬為雍州刺史緬鸞之弟也緬留心獄訟得劫皆



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民畏而愛之 癸卯大

赦 丙午魏主如方山丙辰遂如靈泉池八月丙寅

朔還宮 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世子伏連籌

爲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且弔之

伏連籌逼冠先使拜冠先不從伏連籌推冠先墜崖

而死上厚賜其子雄敕以喪委絕域不可復尋仕進

無嫌 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勇力善騎射好武

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至鎮數於內齋

以牛酒犒之又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

長史高平劉寅司馬安定席恭穆等連名密啓上敕

精檢子響聞臺使至不見敕召寅恭穆及諮議參軍

江念典籤吳修之魏景淵等詰之寅等秘而不言脩

之曰旣已降敕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應先檢校子

響大怒執寅等八人於後堂殺之具以啓聞上欲赦

江念聞皆已死怒壬辰以隨王子隆爲荊州刺史上

欲遣淮南太守戴僧靜將兵討子響僧靜面啓曰巴

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

誤殺人有何大罪官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

至僧靜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之乃遣衛尉胡諧

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帥齋仗數百人



詣江陵檢捕群小敕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以平南內史張欣泰爲諧之副欣泰謂諧之曰今段之行勝旣無名負成奇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欣泰與世之子也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頓遣使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麤疎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唯灑泣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略棄之江流子響呼如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亦不遣且執錄其使子響怒遣所養勇士收集府州兵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子響自與百餘人操萬鈞弩宿江隄上明日府州兵與臺軍戰子響於隄上發弩射之臺軍大敗尹略死諧之等單艇逃去上又遣丹楊尹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沿流赴建康太子長懋素忌子響順之之發建康也太子密諭順之使早爲之所勿令得還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殺之子響臨死啓上曰臣罪踰山海分甘斧鉞敕遣諧之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守



臣累遣書信呼法亮乞白服相見法亮終不肯群小  
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  
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  
子之譏臣免逆父之謗既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  
塞知復何陳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削爵土易姓蛸氏  
諸所連坐別下考論久之上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擲  
悲鳴問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死上思子響因嗚咽  
流涕茹法亮頗爲上所責怒蕭順之慙懼發疾而卒  
豫章王嶷表請收葬子響不許貶爲魚復侯子響之  
亂方鎮皆啓子響爲逆兖州刺史垣榮祖曰此非所  
宜言正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  
上省之以榮祖爲知言臺軍焚燒江陵府舍官曹文  
書一時蕩盡上以大司馬記室南陽樂藹屢爲本州  
僚佐引見問以西事藹應對詳敏上悅用爲荊州治  
中勅付以修復府州事藹繕脩廨舍數百區頃之咸  
畢而役不及民荆部稱之 九月癸丑魏太皇太后  
馮氏殂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部曹  
華陰楊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  
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群下惶灼莫知所言且聖人  
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



帝感其言爲之一進粥於是諸王公等皆詣闕上表請時定北域及依漢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終制旣葬公除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冬十月王公復上表固請詔曰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親至陵所戊辰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甲戌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此當別敘在心已卯又謁陵庚辰帝出至思賢門右與群臣相慰勞太尉丕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從梓宮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晝夜不釋經帶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諸公何足憂怖祖宗情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古今喪禮朕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可聽之帝因謂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



變皆奪情以漸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  
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  
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  
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  
洽故身襲袞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  
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  
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閭曰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  
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  
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悽悽干請帝曰竊尋  
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廢絕政  
事故也群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群  
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廢吉禮朔望  
盡哀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之論於孺慕  
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祕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  
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  
旬尋已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遵  
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所以眷戀衰經不從所  
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今奉終儉  
素一已仰遵遺冊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庶聖靈不  
奪至願耳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



於下則爲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爲疑帝曰先后撫念群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柰何令朕獨忍之於至親乎朕今逼於遺冊唯望至暮雖不盡禮蘊結差申群臣各以親踈貴賤遠近爲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高閭曰昔王孫裸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干奏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始與此殊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群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帝曰自先朝以來恒有司行事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肱行饗薦恐乖冥旨群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帝曰旣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時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即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



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  
經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  
紼無嫌而况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  
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  
者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  
中惟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  
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  
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襜惡於北具行  
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  
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况  
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  
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群官亦哭而辭出  
初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於已欲廢之盛寒閉於空  
室絕其食三日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太尉東陽王丕  
尚書右僕射穆泰尚書李冲固諫乃止帝初無憾意  
唯深德丕等泰崇之玄孫也又有宦者譖帝於太后  
太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亦  
不復追問甲申魏主謁永固陵辛卯詔曰群官以萬  
機事重屢求聽政但哀慕纏綿未堪自力近侍先掌  
機衡者皆謀猷所寄且可委之如有疑事當時與論



通鑑卷之三十一  
決 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疾不治  
事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  
錄事房李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  
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曲襲州執法  
乘謂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煩勞囚之別室法乘無  
事復就登之求書讀之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恐動疾  
豈可看書遂不與乃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十一  
月乙卯以登之爲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 十  
二月己卯立皇子子建爲湘東王 初太祖以南方  
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顛上言以爲食貨

相通理勢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甚賤  
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粵比歲時被水潦而糴  
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  
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  
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  
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意謂錢爲無用之器  
以通交易務欲令質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  
慮其爲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今開其利端從  
以重刑是導其爲非而陷之於死豈爲政歟漢興鑄  
輕錢民巧僞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弊乃鑄五銖錢



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鎔而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王者不患無銅乏工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絕矣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案今錢文率皆五銖異錢時有耳自文帝鑄四銖又不禁民翦鑿爲禍旣博鍾弊于今豈不悲哉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耗散沈鑠所失歲多譬

猶磨礮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天下錢何得不竭錢竭則士農工商皆喪其業民何以自存愚以爲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者已布於民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旣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俊上言蒙山下有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略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頃之以功費多而止自太祖治黃籍至上謫巧者戍緣淮各



十年百姓怨望乃下詔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  
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 長沙

威王晃卒 吏部尚書王晏陳疾自解上欲以西昌

侯鸞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

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 以百濟王牟大爲

鎮東大將軍百濟王 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

如魏請爲天子討除蠕蠕魏主賜以繡袴褶及雜綵

百匹

九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 丁卯魏主始聽政於

皇信東室 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麩餅鴨

雁孝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菹羹昭皇后茗糲炙

魚皆所嗜也上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

我求食可別爲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

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禮 臣光曰昔

屈到嗜芟屈建去之以爲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况

子爲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衛成公

欲祀相審武子猶非之而况降 初魏主召吐谷渾王

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修洮陽泥和二城

置戍兵焉二月乙亥魏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擊二

戍魏主許之 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如  
魏弔欲以朝服行事魏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



衣入凶庭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返數四  
昭明等固執不可魏主命尚書李沖選學識之士與  
之言沖奏遣著作郎上谷成淹昭明等曰魏朝不聽  
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吉凶不相厭羔裘玄冠不  
以弔此童稚所知也昔季孫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  
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  
其遠哉昭明曰二國之禮應相準望齊高皇帝之喪  
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何至今  
日獨見要逼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  
奉使之日齊之君臣鳴玉盈庭貂璫曜目彪不得主  
人之命敢獨以素服廁其間乎皇帝仁孝侔於有虞  
執親之喪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  
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皆非邪  
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何可當也乃曰使  
人之來唯齋袴褶此旣戎服不可以弔唯主人裁其  
弔服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  
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  
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帽給昭明等使服以致  
命巳丑引昭明等入見文武皆哭盡哀魏主嘉淹之  
敏遷侍郎賜絹百匹昭明駟之子也 始興簡王鑑



通鑑卷一百三十七  
卒 三月甲辰魏主謁永固陵夏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廟魏主始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侍中馮誕等諫經宿乃飯甲子罷朝夕哭乙丑復謁永固陵魏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請祈百神帝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固不在曲禱山川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何宜四氣未周遽行祀事唯當責躬以待天譴 甲戌魏負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爲之置燕設樂彪辭樂且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經猶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朝廷從之彪凡六奉使上甚重之將還

上親送至琅邪城命群臣賦詩以寵之 巳卯魏作

明堂改營太廟 五月巳亥魏主更作律令於東明

觀親決疑獄命李沖議定輕重潤色辭旨帝執筆書

之李沖忠勤明斷加以慎密爲帝所委情義無間舊

臣貴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 乙卯魏長孫百年攻

洮陽泥和二戍克之俘三千餘人 丙辰魏初造五

輅 六月甲戌以尚書左僕射王奐爲雍州刺史

丁未魏濟陰王鬱以貪殘賜死 秋閏七月乙丑魏

主謁永固陵 巳卯魏主詔曰烈祖有創業之功世

祖有開拓之德宜爲祖宗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



昭成而廟號太祖道武之功高於平文而廟號烈祖於義未允朕今奉尊烈祖爲太祖以世祖顯祖爲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八月壬辰又詔議養老及禋于六宗之禮先是魏常以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中置松栢樹設五帝座而祠之又有探策之祭帝皆以爲非禮罷之戊戌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乙巳帝引見群臣問以禘祫王鄭之義是非安在尚書游明根等從鄭中書監高閭等從王詔園丘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爲一祭從王著之於今戊午又詔國家饗祀諸神凡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群祀務

從簡約又詔明堂太廟配祭配享於斯備矣白登崞山鷄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馮宣王廟在長安宜敕雍州以時供祭又詔先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園丘之下旣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明堂祭門戶井竈中雷四十神悉可罷之甲寅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一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若一依分日或值月於東而行禮於西序情即理不可施行昔祕書監薛暉等以爲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卿等意謂朔朏二分何者爲是尚書游明根等請用朔朏從之丙辰魏有司上言求卜祥



日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  
值用晦日九月丁丑夜帝宿于廟率群臣哭已帝易  
服縞冠革帶黑屨侍臣易服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  
烏履遂哭盡乙夜戊子晦帝易祭服縞冠素紕白布  
深衣麻繩履侍臣去幘易幘既祭出廟帝立哭久之  
乃還 冬十月魏明堂太廟成 庚寅魏主謁永固  
陵毀瘠猶甚司空穆亮諫曰陛下祥練已闕號慕如  
始王者爲天地所子爲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  
母不戚父母憂而子獨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旱  
爲災願陛下襲輕服御常膳鑾輿時動咸秩百神庶

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  
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爲未衷  
十一月己未朔魏主禫於太和廟袞冕以祭既而服  
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癸亥冬至魏主祀園丘  
遂祀明堂還至太和廟乃入甲子臨太華殿服通天  
冠絳紗袍以饗群臣樂縣而不作丁卯服袞冕辭太  
和廟帥百官奉神主遷于新廟 乙亥魏大定官品  
戊戌考諸牧守 魏假通直散騎常侍等來聘 魏  
舊制群臣季冬朝賀服袴褶行事謂之小歲丙戌詔  
罷之 十二月壬辰魏遷社於內城之西 魏以安



定王休爲太傅齊郡王簡爲太保 高麗王璉卒壽  
百餘歲魏主爲之制素委貌布深衣舉哀於東郊遣  
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太傅謚曰康孫雲嗣立 乙  
酉魏主始迎春於東郊自是四時迎氣皆親之 初  
魏世祖克統萬及姑臧獲雅樂器服工人並存之其  
後累朝無留意者樂工浸盡音制多亡高祖始命有  
司訪民間曉音律者議定雅樂當時無能知者然金  
石羽毛之飾稍壯麗於往時矣辛亥詔簡置樂官使  
脩其職又命中書監高閭參定 初晉張裴杜預共  
注律三十卷自秦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  
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吏得爲姦上留心  
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集定  
二注表奏之詔公卿八座參議考正竟陵王子良摠  
其事衆議異同不能壹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  
山陰孔稚圭上表以爲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  
書徒明於袞裏寃魂猶結於獄中竊尋古之名流多  
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  
恐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經例  
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即加擢用以補內外之  
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詔從其請事竟不行 初林



邑王范陽邁世相承襲夷人范當根純爲都督緣海諸軍事林使獻金篋等物詔以當根純爲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魏冀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有司奏冀州民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魏主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以禧爲司州牧都督司豫等六州諸軍事初魏文明太后寵任宦者略陽苻承祖官至侍中知都曹事賜以不死之詔太后殂承祖坐贓應死魏主原之削職禁錮於家仍除悖義將軍封佞濁子月餘而卒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曰我六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弊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彊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苻氏內外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帝見姚氏姨貧弊特赦之李惠之誅也思皇后之昆弟皆死惠從弟鳳爲安樂王長樂土簿長樂坐不軌誅鳳亦坐死鳳子安祖等四人逃匿獲免遇赦乃出旣而魏主訪舅氏存者得安祖



等皆封侯加將軍旣而引見謂曰卿之先世再獲罪於時王者設官以待賢才由外戚而舉者李世之法也卿等旣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後又例降爵爲伯去其軍號時人皆以爲帝待馮氏太厚待李氏太薄太常高閭嘗以爲言帝不聽及世宗尊寵外家乃以安祖弟興祖爲中山太守追贈李惠開府儀同三司中山公謚曰莊

十年春正月戊午朔魏主朝饗群臣於太華殿懸而不樂 己未魏主宗祀顯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自是每朔依

以爲常 散騎常侍庾華等聘於魏魏主使侍郎成淹引華等於館南瞻望行禮辛酉魏始以太祖配南郊魏主命群臣議行次中書監高閭議以爲帝王莫不以中原爲正統不以世數爲與奪善惡爲是非故桀紂至虐不廢夏商之歷厲惠至昏無害周晉之錄晉承魏爲金趙承晉爲水燕承趙爲木秦承燕爲火秦之旣亡魏乃稱制玄朔且魏之得姓出於軒轅臣愚以爲宜爲土德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爲神元與晉武往來通好至于桓穆志輔晉室是則司馬祚終於邲鄢而拓跋受命於雲代昔秦并天下



漢猶比之共工卒繼周爲火德況劉石苻氏地禘世  
促魏承其弊豈可捨晉而爲土邪司空穆亮等皆請  
從彪等議壬戌詔承晉爲水德祖申臘辰 甲子魏  
罷租課 魏宗室及功臣子孫封王者衆乙丑詔自  
非烈祖之胄餘王皆降爲公公降爲侯而品如舊蠻  
王桓誕亦降爲公唯上黨王長孫觀以其祖有大功  
特不降丹楊王劉昶封齊郡公加號宋王魏舊制四  
時祭廟皆用中節丙子始詔用孟月擇日而祭 以  
竟陵王子良領尚書令 魏主毀太華殿爲太極殿  
二月戊子徙居永樂宮以尚書李冲領將作大匠與

司空穆亮共營之 辛卯魏罷寒食饗甲午魏主始  
朝日于東郊自是朝日夕月皆親之丁酉詔祀堯於  
平陽舜於廣甯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皆令牧守執  
事其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丁未改謚宣尼曰文聖  
尼父帝親行拜祭魏舊制每歲祀天於西郊魏主與  
公卿從二千餘騎戎服遶壇謂之踰壇明日復戎服  
登壇致祀已又遶壇謂之遶天三月癸酉詔盡省之  
辛巳魏以高麗王雲爲督遼海諸軍事遼東公高  
句麗王詔雲遣其世子入朝雲辭以疾遣其從叔升  
干隨使者詣平城 夏四月丁亥朔魏班新律令大



赦 辛丑豫章文獻王嶷卒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喪禮皆如漢東平獻王故事嶷性仁謹廉儉不以財賄爲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疾篤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上哀痛特甚久之語及嶷猶歔歔流涕嶷卒之日第庫無見錢上敕月給嶷第錢百萬終上之世乃省

五月己巳以竟陵王子良爲揚州刺史 魏文明

太后之喪使人告於吐谷渾吐谷渾王伏連籌拜命不恭群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帝曰貢

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秋七月庚申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詔以伏連籌爲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吐谷渾王遣兼負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渾伏連籌謂禮曰曩者宕昌常自稱名而見謂爲大王今忽稱僕又拘執使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曰君與宕昌皆爲魏藩比輒與兵攻之殊違臣節離京師之日宰輔有言以爲君能自知其過則藩業可保若其不悛禍難將至矣伏連籌默然甲戌魏遣兼負外散騎常侍廣平宋弁等來聘及



還魏主問弁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八月乙未魏以懷朔鎮將陽平王頤鎮北大將軍陸叡皆爲都督督十二將步騎十萬分爲三道以擊柔然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土盧河西道趣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 初柔然伏名敦可

汗與其叔父那蓋分道擊高車阿伏至羅伏名敦屢敗那蓋屢勝國人以那蓋爲得天助乃殺伏名敦而立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改元大安 魏司徒

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許之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被服雜物等而遣之魏主親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己酉詔以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服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九月甲寅魏主序昭穆於明堂祀文明太后於玄室辛未魏主以文明太后再暮哭於永固陵左終日不輟聲凡二日不食甲戌辭陵還永樂宮 武興氏王楊集始寇漢中至白馬



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主栢盧奴陰冲昌等擊破之  
俘斬數千人集始走還武興請降于魏辛巳入朝于  
魏魏以集始為南秦州刺史漢中郡侯武興王 冬  
十月甲午上殷祭太廟 庚戌魏以安定王休為大  
司馬特進馮誕為司徒誕熙之子也 魏太極殿成

十二月司徒參軍蕭琛范雲聘於魏魏主甚重齊  
人親與談論顧謂群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  
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  
主魏主甚慙 上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  
粲傳審之於上上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

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  
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 是  
歲林邑王范陽邁之孫諸農帥種人攻范當根純復  
得其國詔以諸農為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 魏  
南陽公鄭羲與李冲昏姻冲引為中書令出為西兗  
州刺史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為魏主納其女為嬪徵  
為秘書監及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揚  
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賈充有勞直士謂  
之荒公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  
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



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